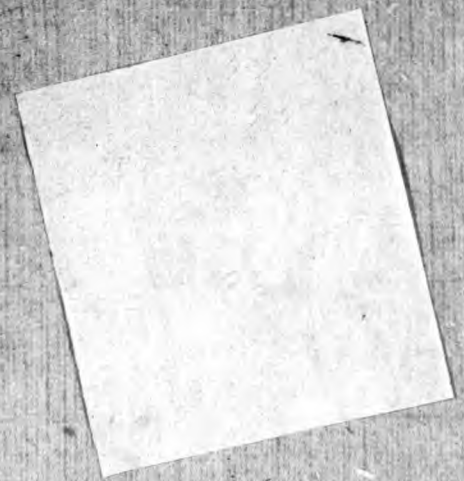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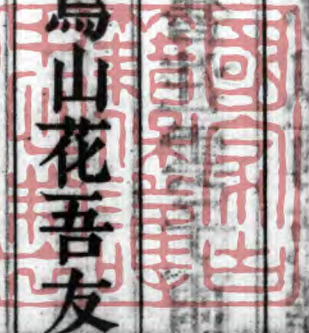






卷下于雲頰式風而于...  
 與肺腑大小...  
 岳麓山道林二寺云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  
 子以花鳥此兄弟義甚明白其以友于對肺腑虛實不  
 倫錢氏養新錄載一說唐人精於聲律肺腑友于皆雙  
 聲故可屬對猶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尋聞之大  
 父云云但言重一掩自謂罔戀層疊耳何以比之肺腑





薛注引漢書衛青曰吾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案今漢書青傳作肺附字與肺腑同師古云肺附謂親戚也因悟杜以友于對肺腑猶以兄弟對親戚其不嫌於以虛對實者則雙聲之說得之白其以友于據肺腑實不

雲子林二詩云一重一輕香飄飄山嵐山亦香文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云飯抄雲子白舊注雲子雨也引荀子雲賦友風而子雨許彥周詩話亦以雨點釋之此最無理飯之白安得取譬雨點耶薛注引漢武內傳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固非事實趙注以爲菰米飯

香滑潔白足當雲子之譬此以飯爲菰米也而雲子究不知爲何物朱注據抱朴子服雲母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云是雲子疏義此以雲子爲雲氣不謂雲母石也但雲爲雲母石之子何得名雲爲雲子乎竊謂彥周雨點之說固繆其下文又一說似得之據云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雲子石也以杜詩對句瓜嚼水精寒例之雲子水精同是石類耳升菴韻藻直以雲子爲稻名朱注謂不知何本竊疑升菴以杜句有飯字故附會



爲之

破瓜落刃同長不勝耳長  
孟冬云破瓜霜落刃  
猗覺寮雜記以歲時雜咏所載破  
甘霜落瓜爲是因孟冬無瓜故也然此詩上云殊俗還  
多事方冬變所爲下云巫岫寒都薄烏巒嶂遠隨極言  
其風俗殊異方冬不寒或竟作破瓜霜落刃亦未嘗無  
理杜又有園人送瓜詩云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  
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玩其詞義固是作於夏時而語  
正相似曰

沙苑行本敘牧馬事結句乃云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  
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趙注  
謂龍或魚所化或馬所爲故云異物同精氣又謂沙苑  
有水正馬之浴處而水中有是魚其說是也惟趙云水  
中有是魚惜圖志不載此恐未盡猗覺寮雜記引同州  
志沙苑有泉泉多大魚則固載之志矣香骨西蜀雜語  
絕句漫興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本或



爲竹根稚子贊寧雜志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  
名竹豚亦名稚子此以稚子爲竹鼠也洪覺範冷齋夜  
話引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襦頭玉香滑西溪叢語  
及猗覺寮雜記俱引杜牧詩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携  
此並以稚子爲筍也趙注則謂古樂府有稚子班故用  
對鳧雛此從別本作稚子而以爲野雞之子也數說誠  
未知孰是但細案食筍詩及杜牧詩只是以稚子比筍  
耳未可直謂之筍根稚子竹根稚子也而宋人本亦無  
作稚子者則趙氏之說恐是以意改字非有別本可據

惟竹鼠之說似近之案竹鼠亦名竹鼯王氏見聞稱其  
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地山民發地取之甚  
艱蟬史亦云好伏土底食竹根未嘗見日與杜詩無人  
見義合然考本草綱目竹鼯一名竹狔狔卽豚也而別  
無稚子之名惟藝文類聚引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  
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雖云如小狗子而亦不聞名  
爲稚子姑闕所疑可耳又沙上鳧雛傍母眠夜話傍作  
並並卽傍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並勃海正義並白浪反

嬋娟碧鮮



法鏡寺云嬋娟碧鮮淨蕭槭寒籜聚王洙注引吳都賦  
檀欒嬋娟玉潤碧鮮可謂典確正異英華皆作碧蘚猗  
覺寮雜記據吳都賦并五代時扈蒙以碧鮮賦得名并  
作蘚非是是已炳案宋本文選吳都賦作蟬娟劉逵注  
只作嬋娟云妍雅也成公綏嘯賦亦云蔭脩竹之蟬娟  
李善注引楚辭嬋娟之脩竹蓋蟬娟嬋娟古今字嬋又  
音轉爲嬋亦或但作便字皆風致綽約之意豈可加諸  
苔蘚哉朱注反從蘚字以嬋娟碧鮮四字皆言竹爲無  
此句法案吳都賦本只形容竹之質色如玉之潤如碧

之鮮並不以爲竹名但文字久遠便成典故後人竟以  
碧鮮名竹而嬋娟乃竹之態何嫌四字重複乎碧水碧  
也西山經高山下多青碧郭璞注云碧亦玉類是也寒  
籜則恐是寒蘚之譌蓋蘚爲一切草木落葉之名而籜  
乃新筍之皮也公以乾元二年冬自秦州往同谷途中  
作此詩時不得有新筍解籜且與碧鮮犯複矣

### 雙峯寺七祖禪

秋日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云身許雙峯寺門求七  
祖禪補遺引釋氏要覽曹溪在韶州雙峯寺下此誤也



杜公嘗欲出峽之吳楚未嘗欲適嶺南豈以身許曹溪  
雙峯寺哉自當從寺在黃梅縣之說案寶林傳唐武德  
七年道信大師住蘄州破額山貞觀中改爲雙峯寰宇  
記黃梅縣慈雲塔在縣西北四十里雙峯山第四祖道  
信大師寂滅之所杜詩指此耳猗覺寮雜記云雙峯惠  
義寺也因引杜公惠義寺送辛員外詩雙峯寂寂對春  
臺炳案此以惠義寺詩偶有雙峯二字遂謂寺在六祖  
所住之雙峯亦誤也杜公惠義寺凡有數題陪章梓州  
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此寺及於寺送王少

尹赴成都者五律也於寺園送辛員外其一七律卽雜  
記所引其一七絕所謂朱櫻此日垂朱實者也據地志  
寺在梓州郪縣北縣附州郭公時寓梓故常往縣北此  
寺陪遊送別也且五律二題其在梓亦甚明而七律結  
句云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邊樹裏共誰來此豈蘄州之  
雙峯耶七祖之說多端補遺據佛書毗婆尸佛尸棄佛  
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  
佛謂之天竺七祖以解杜詩似乎迂遠不切雙峯事實  
其震旦作祖者以舊唐書神秀傳及王維六祖能禪師



本言五言  
碑李舟能大師傳

杜送李校書詩云李舟名父子

傳燈錄之類參考之

初祖達摩三祖慧可三祖璨四祖道信五祖宏忍四五祖皆住黃梅雙峯東山寺五祖高行弟子曰神秀曰慧能而能師實傳受衣法歸老曹溪是爲南宗六祖此後不復傳衣惟弟子有神會者遇師晚景獲最上乘然至貞元間始勅立爲七祖事在杜公以後非詩所指也而據猗覺寮雜記又稱六祖傳法清源不傳衣謂之七祖地志又有江西安福人真寂事曹溪六祖傳其衣法亦名七祖其間異同真偽須俟博考竊謂以授受之統論

之能師既是六祖卽七祖必其門徒而北宗神秀未傳衣法不當爲六祖又何七祖之有傳燈錄謂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可謂僭妄矣然以時事論之則杜詩所稱七祖反應是普寂卽大照禪師也蓋神會之勅立非杜所及見而普寂之自立當在其前一時北宗之盛具見諸公碑記而李華亦謂之七祖不獨杜公也詩又云勇猛爲心極固本楞嚴經發大勇猛然經無心字梁書劉歊傳有老公謂歊曰心力勇猛亦或本此



本一斗三百

偏仄行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趙注載真  
宗問唐酒價丁晉公引此詩以對二老堂詩話亦引此  
事而據白樂天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  
千一斗猶餘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古詩金尊美酒斗  
十千謂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野客叢書亦謂詩人  
所言出於一時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因引唐食貨志德  
宗建中三年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又楊松玠談藪載  
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謂杜詩引此亦

未可知云云炳案杜詩注文云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  
酒徒希醉眠則一斗三百自是當時實價何必致疑又  
公詩作於肅宗乾元元年時尙未有官酤而市價與德  
宗時官價等宜公之苦其太貴也但杜以三百為貴盧  
以三百為賤意者盧生割據久亂之時米價極貴故以  
斗酒三百為賤杜承天寶以來斗米才三錢之後至此  
酒價驟增故見為貴耶黃鶴注既引建中酒價復引貞  
元斗錢百五十而末及盧語辯其不惑何貴於黃金  
重嚴金鎖綠沉蚶金鮑甲苔烟絲或鉢於越荷葉蘭甲



重過何氏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竹坡詩話謂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野客叢書譏其不通引貫休詩黃金鎖子甲爲證是已然崔顥古遊俠已云錯落金鑲甲不始貫休也而魏曹植表稱先帝賜臣環鑲鎧一領唐書康國傳開元初貢鎖子鎧鎧卽甲也又六典武庫有鎖子甲云是鐵甲鐵亦金耳不必定如苻堅所造金銀細鎧也綠沉槍丹鉛錄云謂以綠沉色爲漆飾槍柄此說得之蓋綠沉之爲色亦可用之於筆管衣服弓甲屏風扇子瓜竹之類薛注杜詩及王楙吳曾楊慎諸君所引

略備矣而至薛皆以綠沉槍爲精鐵此則非是鐵雖精安能作深綠色耶槍亦名槩北史蠕蠕傳魏明帝賜阿那瓊赤黑漆槩各十張亦謂漆槩其桿耳綠沉槍出典以陳琳武庫賦綠沉之槍爲最古而薛注杜詩西溪叢語能改齋漫錄並引北史隋文帝賜張奩綠沉槍甲案今北史及隋書奩傳祇云賜奩綠沉甲俱無槍字引者誤增也會要開元十三年勅四軍槍鞘左飛騎用綠紛右飛騎用緋紛左萬騎紅紛右萬騎碧紛案顧命鄭注紛以元組爲之恐會要所云只是槍纓之類未必謂漆



飾以云云爲之恐會要誤云只是縣志之誤未必謂其  
古來千里尊餘空高湖亦餘古高湖餘案顧命慎哉  
贈別賀蘭銘云君思千里尊晉書陸機傳機入洛王濟  
指羊酪謂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  
豉世說則云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不作未下亦不  
以爲地名也未下地無可考景定建康志載或說以未  
爲秣字之省文卽秣陵也然亦無他證至千里湖則確  
在溧陽太平寰宇記昇州溧陽縣千里湖產尊云陸機  
所稱卽此建康志千里湖在溧陽縣東南十五里至今

產美尊俗呼千里滄與故縣滄相連炳案今溧陽城南  
十五里有古縣卽故縣也孫吳之永平縣晉宋齊梁陳  
之永世縣並治此今其左近皆小港平疇絕無巨浸而  
尙有所謂黃墟蕩者舊志謂卽千里湖蓋溧陽之大水  
湖滄蕩率皆通稱千里湖在黃墟一帶可無復疑但今  
絕不產尊耳夢弼杜詩箋云千里吳石塘湖名也案溧  
陽祇有長塘湖而無石塘湖須俟再考黃朝英細素雜  
記旣主未下之說而言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亦不以  
爲地名成何文理



秦州雜詩云州圖領同谷趙注同谷郡在唐乃成州隸  
山南西道採訪使公所賦秦州詩乃隴右道而云州圖  
領同谷何也此因在秦州更欲西往而賦成州詩也病  
案此說不可通同谷郡縣俱不屬秦州何得以欲往同  
谷遂云秦州所領耶宋注引唐書秦州都督府督天水  
隴西同谷三郡此說得之然此乃黃鶴注而宋用之也  
今以唐六典及唐書地理百官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  
宇記通鑑地理通釋方輿紀要等書參互考訂秦州前

唐武德二年立總管府管秦渭岷洮疊文武成康蘭宕  
扶十二州貞觀十四年祇督秦成渭武四州景雲二年  
置都督二十四人秦州爲中都督天寶元年改爲天水  
郡督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同谷則成州屬也乾元元年  
復爲秦州公以乾元二年至此故題曰秦州時州之都  
督尙仍舊制管下有同谷故可言領非以欲往同谷而  
謂爲秦州所領也公以三年十月離秦州往同谷縣十  
二月復由隴右入蜀而秦州隨以寶應元年沒於吐蕃  
不顯明光殿詩斷非末云公含賦草矣不意明光顯姓



石硯詩爲平侍御作末云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  
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眎注家或誤認明光殿爲明光宮  
野客叢書云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因引三輔黃圖明  
光宮一屬北宮一屬甘泉宮而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  
原不相干其說是已然叢書又云明光宮屬北宮者在  
成都侯商避暑之所下文何又以漢紀師古注爲謬案  
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謂蓋成都侯借以避  
暑者考之黃圖此正在北宮叢書駁之是自相矛盾矣  
豈以北宮大內非人臣所敢借所借當在甘泉宮耶案

元后傳載成都侯借宮避暑原極言其僭妄豈復有人  
臣禮耶明光宮與杜詩無涉牽連及此以免疑誤耳至  
明光殿之在桂宮則西都賦云自未央而連桂宮彌明  
光而亘長樂西京賦云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李善注並以爲殿名亦足證也又漢官儀尙書奏事明  
光殿故公詩下文又有致於丹青地之句趙注引鹽鐵  
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是也公送李校書亦云汝翁草  
明光十一月一日云明光起草人所羨請景可笑宋世

賦我戎淦淦

山雲



放船云江市戎戎暗山雲淄淄寒九家集注無釋劉辰翁謂戎戎淄淄亦不必所本偶然適似語最可笑朱注引召南何彼禮矣毛傳禮猶戎戎也炳案孔疏謂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是孔氏亦別無文可證據釋文韓詩禮作戎則戎固猶禮亦猶戎也邶旄邱狐裘蒙戎左傳僖五年士蔿賦作狐裘龙茸則戎又猶茸也說文禮衣厚貌旄邱傳訓戎爲亂又說文茸草茸茸貌集韻載一說戎戎厚貌通作戎合諸說觀之則戎戎猶戎戎亦猶茸茸乃紛披雜沓之意杜公江市戎戎暗者以

下文山雲淄淄荒林無徑等語參之蓋市在江畔山林間景物蒙茸而昏暗耳淄說文濁也乃忝切以玉篇廣韻集韻諸書考之亦兼有奴感郎感式稔失冉諸音水流及無波與踴躍諸義禮運魚鮪不淄鄭注淄之言閃也是鄭讀失冉切釋文音審非鄭音矣杜詩云山雲淄淄寒則或言雲色重濁或以水貌擬雲於義俱可但不得讀閃以雲無閃躍義耳荆雷襄昌檣之文辭氣質排

賦玉織成燕與阻志難如皆爲陳案志蘇乘與陳史公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云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朱注



引異物志大秦國織成氍毹此非中土所作不必引證  
趙注云後漢輿服志織成者多炳案志稱乘輿刺史公  
侯九卿以下衣裳皆織成陳畱襄邑獻之又稱虎賁將  
虎文絳虎賁武騎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者而曹操  
與楊太尉書有織成鞞一量晉武帝令織成帷不須施  
則不但用作衣絳矣至劉宋時織成衣帽遂爲禁物見  
宋書禮志布帛皆待織而成此獨名織成者人物鳥獸  
花卉一切文采不須繡畫而以雜色經緯織成之如後  
世所謂刻絲耳

舟野航次次李詩風等云所建三星五牽半水昔  
南齊云野航恰受兩三人山谷詩話漁隱叢話俱謂航  
當作艇以航是方舟大舟之名宋正受兩三人耳趙注  
及野客叢書俱據詩一葦杭之以證航之不必定爲大  
舟案航字通然毛傳杭渡也據正義是束葦以渡  
河非以杭爲舟名惟淮南子主術訓舟航柱櫂高誘注  
舟兩小船共濟爲航此則小船亦得者航之證且不必  
舟兩小船爲航也唐樂府有夜航船中裝紀聞謂惟浙  
西者之徐蘇松常鎮等處尚名夜航並不方兩舟舟雖



不甚小然亦絕大可行江海者且杜詩是七律安得非  
艇字說文玉篇廣韻集韻艇皆並聲而無平惟韻補  
田庚切賦者平聲非本讀平也又古樂府用韻不拘平  
仄故沿注引白文之篇以艇與陵爲韻豈可用之律詩  
而升卷據此謂杜用此音殆不然矣五等長東葦以數  
文連黃姑渚則賦詩一章林之月語庶之不必或爲大  
季秋江樓夜宴云星落黃姑渚墨莊漫錄謂說者但見  
古詩東飛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黃姑乃牽  
牛後見張茂先李淳風等云河鼓三星在牽牛北昔傳

牽牛織女相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  
詩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音訛而然學者或謂  
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析其疑云云炳案爾雅作何  
鼓郭注荆楚人呼爲擔鼓擔者荷也蓋字讀胡可反以  
星形得名天官書作河鼓而後人仍之失其義矣牛女  
之會固非事實然所指必一名何鼓之牽牛非星紀之  
牽牛也小雅大東上言織女下言牽牛毛傳引何鼓不  
引星紀是其證已通雅譏元象博議黃姑乃牛宿別名  
之說此與漫錄或說同譏之良是而詩疏引李巡曰何



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則竟以何鼓牽牛爲二星而俱是列宿其說亦非也癸辛雜識引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此直以黃姑爲織女不過因姑女義同誤作此說無足深考又案織女與河鼓相近世俗因詩言豉彼織女終日七襄裏有反駕之義遂附會而云渡河觀古詩十九首稱牛女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雖不云七夕渡河已有男女之意而梁宗慆荆楚歲時記云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引博元據

天問牛女會天河之語以證其事則其說俗傳蓋遠而何鼓之訛黃姑似只起於伯勞歌歌詞輕艷殆出南朝齊梁間人其繼作此題者梁簡文以下耳歲時記注以河鼓黃姑語之轉因學紀聞以爲吳音之訛蓋非謬也黃姑渚則指天漢言北堂書鈔引曹植九詠云臨回風兮浮漢渚日牽牛兮眺織女是天漢稱渚也又仇注云僞蘇注所引忠州黃惠女事本屬妄撰近會粹又託爲十道志更謬炳案夢弼箋已引十道志忠州有黃姑渚非始會粹要不可以釋杜詩也



本草通串 卷下 十六  
除草云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  
道周于家集注本題下載公自注云去蕪也東坡云蜀  
中謂之毛蕪毛苾可畏觸之如蜂蠆墨莊漫錄謂川峽  
間呼蕪麻枝葉拂入肌肉卽成瘡疱本草圖經作蕪麻  
李時珍云字本作蕪字美有除蕪草詩是也炳案蕪草  
之毒如此而玉篇廣韻集韻俱以爲菜名夢弼注亦云  
蕪山韭案說文鐵山韭也息廉切與蕪讀徐鹽切相近  
恐因此致訛亦或同名異類使誤以毛蕪爲山韭而食

之殺人必矣白樂天送客南遷詩颶風千里黑蕪草四  
時青本叙其氣候物產之險惡或以爲山茶亦非是

烏鬼

戲作俳諧體遣悶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  
烏鬼頓頓食黃魚此夔州作也烏鬼凡六說嬾真子云  
親見峽中士人夏侯節立夫言峽中人家多事鬼家養  
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猪羣中特呼烏鬼以別之此以  
爲祭鬼之猪也冷齋夜話云川峽路人家多供祀烏蠻  
鬼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此但言烏蠻所祀之鬼而



不著其為何鬼野客叢書以冷齋為有據證以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云云補筆談又載有近侍奉使過夔峽見居人相率十萬為曹當從邵氏聞見錄作十百設牲酒於田間眾操兵仗羣噪而祭謂之養鬼言烏蠻戰殤聞見錄作戰場似與下文為厲語不聯屬案戰死者為國殤不必定是童稚也作殤為是多與人為厲每歲以此禳之疑此所謂養烏鬼者云云此又以為烏蠻戰死之鬼也埤雅云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為烏鬼養使捕魚沈存中夢溪筆談載士人劉克說同湘素雜記

漁隱叢話亦並有其說此又以為鷓鴣別名即今吳中水老雅也山谷別集以烏雅獻神為烏鬼此又烏以獻神得此名非烏成神鬼也升菴云峽中人養雞雛帶銅錫環獻神名曰烏鬼此又雞以獻神得此名非烏鴉也蔡寬夫詩話引元稹江陵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謂烏鬼之名見於此巴楚間常有殺人祭鬼者曰烏野七頭神又稹投簡陽明洞詩亦有家神愛事烏之句杜時可薛夢符趙彥材並同此義而演繁露引國史補一事裴中令節度江陵遣軍將譚洪受同王稹往嶺南至



桂林館有烏在竹林中積擲石中腦死會洪受病逗留  
於後積先達江陵中合夢洪受訴言爲積所殺棄尸竹  
林亟付獄治積自誣伏法而洪受乃至始知是烏鬼報  
讐也云云謂此說甚怪有以知唐俗謂烏能神祠而事  
之有自來矣此又以爲烏鴉之鬼也此六說者除獻神  
雞烏不論外所稱養鬼之猪及鷓鴣蠻鬼諸異義亦祇  
出自宋人恐其傳會杜詩而成是說尙未足據內惟蠻  
鬼之說唐書南蠻傳頗具彷彿然考本傳鬼主乃主祭  
之人既不聞名之爲鬼如謂東蠻烏蠻事鬼因名其鬼

爲烏鬼則地本西南徼外隋置恭協昆三州何年內徙  
蠻巫至峽人盡染蠻風家家養鬼取杜夔府詠懷云絕  
羨鳥蠻北又醉歌行乃贈公安顏少府作亦云烏蠻落  
照銜赤壁語本濶遠俱不謂地方鄰近也至鷓鴣之說  
宋人盛言之而宋人已駁之如演繁露則云謂烏鬼爲  
鷓鴣猶是臆度爾雅翼鷓下載或說峽人謂爲鬼烏駁  
之云峽人乃事烏爲鬼非此物也是當時並無此語爲  
傳會可知又通雅引爾雅翼曰鷓鴣峽中號爲烏鬼此  
存中贊助也云云鬼烏烏鬼容有一誤然不別其爲或



說而遺却羅氏駁語於義疏矣五說既難憑信惟為鴉  
 鬼之證出自唐本寬天時真諸君取之未詳亦謂究去  
 公時近又夔縣荆南必與江陵同俗去法始確義也再  
 以杜第三首其下傳神語合觀之則夔俗宜事與江  
 陵之賽烏占瓦適相合矣之吹鼓樂觀似云爾鳥與為  
 無對李里非九州錄其不謂此式勝改出至龜駭之類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畏人平里井問俗九州錄唐錄  
 驪濱表云金陵記江南計吏唐李匡又資暇集以為南  
 注引演義載金陵記作朝宋之計吏即江南也趙  
 日南計吏日字誤耳止於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

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為

昔時莖刺喉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莖杜詩畏人

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字無義當為莖謂

為莖所哽也據此則杜詩在唐時已有注者而於此詩

義也玉臺以下主不瀉莖之說以諺作不反唾為非此注  
 乃蘇氏案語

出古樂府云王宋者平而為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

情更重千里不瀉井古樂府作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為

遲踟躕不得共此古樂府之第二章前一章云翩翩牀

同歸緘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二詩直以為王宋道中  
 作不云曹植代當以玉臺新詠為覈也然翩翩一章藝



文類聚以為魏文帝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

代劉勳出妻王氏詩此足見古人忠厚其理甚明以上大字

之亦不忍唾也此足見古人忠厚其理甚明皆演義

炳案太白亦有平虜將軍妻詩末云古人不吐井一本

莫忘昔纏綿正用樂府語今杜云畏人千里井則或主

瀉莖或主瀉唾皆可通也蓋千里字不必深泥只是現

成語耳主瀉莖則是畏人棄莖於井而已誤飲之主瀉

唾則已或誤唾於井畏人詬詈皆殊方淪落心懷疑懼

之意故下云問俗九州箴也九州箴者前漢書揚雄傳

雄以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後漢

書胡廣傳注引雄傳云遂作九州箴殆以義添九字耳

如雄傳本有九字晉灼何庸更注乎但據廣傳雄本作

十二州箴古文苑具載其辭乃冀交青徐揚荆豫益雍

幽并交十二州牧之箴也而晉灼謂之九州豈以十二

州之地不出禹貢之九州故耶此限對官將豈禮三官

亦禮禮木詩云檉宜以禮請又云禮請非豈禮又非

堂成云檉林礙日吟風葉又覓檉木裁云飽聞檉木

年大蔡夢弼箋引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檉木易戒而可

薪美蔭而不害謂嘗歷考韻書無檉字詢之蜀人相傳



以爲邱宜切後見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詩云濯錦江  
 邊木有橙小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聊  
 同庾信移則知歌音爲是也云云藝苑雌黃齊東野語  
 亦據荆公詩定爲邱宜切野語又云或讀作豈鄭氏注  
 五來反若然當作猷字謂讀作猷據此則橙有歌豈猷三音  
 而正字通作苦駭切音楷則凡有四音矣升菴丹鉛錄  
 云守溪王公問先父橙字何音曰音歌守溪曰當依韻  
 書音楷先父因舉荆公詩云云即上濯錦江邊四句王乃悅服蓋  
 王公平昔極愛荆公詩而此詩偶不記憶耳以上皆升菴語炳

案讀歌固有蜀人土音及荆公詩可據然野語所載豈  
 猷二音亦必宋以前相傳舊讀未見其必不可也升菴  
 笑守溪極愛荆公詩而偶不記此則此詩久爲蔡箋及  
 藝苑雌黃齊東野語所引其父子渾不記而據爲初獲  
 者何耶升菴又嘗以橙木卽山海經之机木而通雅信  
 之案北山經郭注但云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  
 中音飢不聞其卽橙也橙蜀產而可薪與机畧似音亦  
 近飢故附會爲一耳野語又載或說橙卽榕樹此更非  
 是榕惟閩廣有之旣非蜀產且糝含南方草木狀稱其



燒之無烟不可爲薪正與橙相反矣惟五雜俎稱榕木  
易長三年之外便可合抱略與杜詩合說者因而附會  
之音以不與其類

屠蘇

蘇詩云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溫氣則屠蘇有

槐葉冷淘云願隨金騶裏走置錦屠蘇杜田補遺屠蘇  
屋名或作屠麻玉篇屠麻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麻廣  
韻屠麻草庵又屠麻酒元日飲之可除溫氣則屠蘇有  
二義是詩走置錦屠麻乃屋也非酒名云云又引劉孝  
威結客少年場行挿腰銅七首障日錦屠麻

劉集只  
作屠蘇

案補遺以屠蘇爲屋名是也劉玉表引東甯陽行補  
遺屠蘇亦言畫屋耳若謂杜詩指酒名則是以冷淘  
付焉是走置酒中不成文義矣劉詩屠蘇則指大帽言  
之卽晉書五行志所載元康中天下猶農通者大障日  
童歸曰屠蘇障日覆兩耳者亦非杜詩之義補遺引劉  
詩而不著其爲帽則與室屋混矣丹鉛錄引晉志而云  
商人皆著大郭遺却日字義亦未完又丹鉛錄既以杜  
詩屠蘇爲屋而又云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  
以名酒此恐非是案本草綱目屠蘇酒劉陳延之小品



方云此華佗方也用未木桂心等藥解藥盛之除夜懸  
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煎數沸從少至長次第飲之據  
此則方出華佗而非思邈亦無以菴得名之說惟杜修  
可杜詩注去蓋昔人居廬廡釀酒因名亦是臆度之語  
又類書引葦華記昔有人居草菴中每歲除夕遺里閭  
藥中帙合囊浸井中至元旦取水置於酒樽名曰屠蘇  
酒其說較詳當是後人附會耳周新名義考歷引廣雅  
通俗文四時纂要以屠蘇屠蘇為菴屋又引廣韻餘酥  
酒名玉篇麥酒不去滓飲謂屠蘇為屋餘酥為酒本不

相親唐人詩手持屠蘇讓少年先把屠蘇不讓春誤殺  
屠蘇為餘酥後迭述謂屠蘇又為酒云云炳案此說殊  
有理蓋廣韻屠蘇雖兼草菴酒名二義而玉篇屠蘇祇  
云菴池餘字下則云麥酒不去滓飲酥字下則訓為酪  
况現玉篇近古屋作屠蘇酒作餘酥時猶未混也採是  
歸曰菴米之訓之意亦飲酥飲菴之訓也以此觀菴  
秋興云波漂菰米沉雲黑菰與菰詞毋錯錄謂菴米色  
黑管子謂之馮糖人不收取而馮亦不採但為波漂雲  
沉而已見長安兵火之慘此說甚得詩義其引爾雅



雕蓬經作彫孫炎云米菱也此則非是蓋米菱節雕蓬

而爾雅之鬻彫蓬薦黍蓬俱是蒿類與菱芡全不相似

伯孫炎倡為謬說而鄭樵通志楊慎迺審李時珍本草

綱目並宗之慎之意亦頗碍於蓬之陸生乃以為蓬有

水陸三種彫蓬乃水蓬彫芡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

也毛詩稽古編謂蓬之名見古書史甚多云轉蓬孤蓬

飛蓬並無言其水蓬者炳案蓬固陸生者多然本草有

黃蓬生湖澤中葉如菰蒲秋月結實成穗子細如彫胡

米穢人采食之則蓬亦有水生者但概稱葉如菰蒲

則非真菰矣孫鄭諸君殆因蓬之有子可食與菰米略

同而雁蓬雕芡又俱適有雕字遂附會為一耳近人程

瑤田九穀考亦謂蓬之與菰種類懸絕又稱吾欽業菱

據者云菱有牝牡根成菌者俗呼菱荷不抽莖不秀不

實根不成菌者為牡秋末抽莖吐秀結實程又云業是

者不利於牡初時即簡去之故少見其有秀穗者間有

之而不得一余曾見秋分時始作穗在苞中又見霜降

後作穗成穀而猶未實云云此得之目驗可信也杜又

有行宮張望補稻畦水詩云秋菰成黑米而其源出於



庚肩吾詩黑米笙蕪詩詩法然黑米本白黑者其皮耳  
對非紫宸朝四餘未實云云此野之月錄可證此林又  
晚出左掖云春旗簇仗齊臘注云遷家初散紫宸朝并  
錄錄述唐時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  
殿也謂之閣閣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杜  
簇仗句爲正衙紫宸句爲入閣炳案以正所說朝衙入  
閣之制俱本五代史李琪傳而遺却御紫宸乃自正衙  
喚仗入閣門入之文且此制已見王溥唐會要不始於  
五代史也據會要開元以朔望上盤食欲避正殿遂改

紫宸殿喚仗入閣杜公春旗簇仗齊之句題爲晚出左  
掖作於乾元元年安知其時不承開元故事朔望移御  
紫宸喚仗入閣而乃據詩中一仗字定爲宣政正朝乎  
公另有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七律一首不此之引而  
引題無宣政字之詩又何耶若因唐六典宣政殿東廡  
有門曰日華日華之東爲左省而左省卽左掖杜晚出  
左掖五言詩有退朝花底散之句知是日爲宣政正朝  
此又非也蓋杜爲左拾遺左省乃其本署無論退自宣  
政退自紫宸總須歸此故杜又有紫宸殿退朝口號詩



末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此其確證也時岑參爲補闕有  
寄左省杜拾遺詩云曉隨天仗入此亦無從定其爲朝  
衙爲入閣又豈可以岑詩有仗字入字定其爲喚仗入  
紫宸耶會要又云貞觀五年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  
品官入閣則杜岑三公之入閣乃國初以來舊制也  
李監宅詩褥隱繡芙蓉只是花紋隱起或茵褥重疊隱  
映之義耳丹鉛錄據集韻縫衣曰縹謂卽俗云穿針縹  
線而杜詩爲借用隱字然則升菴之本亦作隱不作縹

公氏褥隱椒花

特以縹字古與故欲改之殊不知律詩用字尤須伴色  
揣稱上句屏開金孔雀開字極是尋常豈可以縹作對  
耶且廣雅已云縹緋也玉篇亦有此字而近據集韻亦  
非是又十二月一日云要取椒花媚遠天用晉劉臻妻  
元日獻椒花頌故事杜位宅守歲詩椒盤已頌花事正  
同朱注云十二月一日去元日已近故用之是也一本  
作要取椒花媚遠天最爲無理而丹鉛錄反以爲是謂  
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果如其言則花必紅紫  
黃白而後可言媚耶且椒花必非眞花今婦女猶用線



穿椒實作花果之狀當卽葵妻所領椒花耳椒以秋初  
生花臘月元旦安得有之若椒花則更早矣然古人固  
有挿戴椒花者崔寔四民月令京師立秋滿街賣椒葉  
婦女兒童皆剪成花樣帶之蓋眞椒花亦不可戴乃是  
翦葉象之耳然亦無藏至冬春之理蘇散蘇散蘇散蘇散蘇散  
非是鷹稱父子仇注誤作鶻稱蘇散蘇散蘇散蘇散  
義鶻行陰崖二蒼鷹養子黑柏頭又其父從西歸翻身  
入長烟仇注云鷹稱父子語亦有本因引吳都賦猿父  
哀吟獬子長嘯炳案杜詩子者雛也父則其生之者而

賦之猿父字當音甫與爾雅麝父獮父同音非謂此獸  
之父也獬子恐亦如狼子豹子之類非必幼稚者也注  
杜詩當引淮南子時則訓季秋候鴈來賓高誘注八月  
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其子也又藝文類聚載永嘉  
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  
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雙在耳此禽鳥稱子稱父母之證  
杜猿詩云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朱注亦引吳都賦  
猿父哀吟獬子長嘯亦非是而餘而餘而餘而餘而餘  
戲爲六絕一戲爲六絕一戲爲六絕一戲爲六絕一



戲爲絕杜公一生譚藝之宗旨亦千古操觚之準繩也說者多誤茲故先爲直解而後申明之其一庾信文章云云言庾文不專綺麗亦且老健縱橫令人嘲笑其賦遂不覺前賢之畏後生後生卽今人乃當時淺學之徒趙注以爲公之自謂與上三句贊美意不貫又不覺覺也仇注以爲未見其當畏後生語亦非其然近楊澹駱云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常流所謂當時體者非貶辭也趙注據玉泉

稱時人之議楊好用古入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而云公以爲當時體豈過爲抵排是認作貶辭矣輕薄爲文乃譏嘲四子者之言盧注以後生自爲輕薄之文而反嘲前輩亦與上句不貫其三縱使盧王云云言盧王諸人翰墨雖不及漢魏之近風騷然其才力雄駿如龍文虎脊之馬堪充君馭而超越都邑如雁序士俯視爾曹真下乘耳詩本言盧王諸人劣於漢魏正以其不近風騷也而九家集注乃謂漢魏雖近風騷未識其大全語不再解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



越國厥如歷塊本極善馬之神駿而趙注乃云龍文虎脊之馬過都而蹶猶不爲良而以爾曹指盧王謬矣仇注雖以爾曹指後生然云薄劣之才試之長途當自蹶耳此皆泥於顛蹶之義殊不知詩言歷塊不言蹶塊且說文蹶有僵也跳也二義襄頌正訓跳不謂僵也宋注謂龍文虎脊雖堪充馭然必試之歷塊過都爾曹方可自見此以龍文虎脊指爾曹但上文縱使盧王二句方說前賢未了何得忽接後生其說亦非也其四才力應難云去言今人才力應無出庚王數公之上者就公論

之誰是出羣之雄乎不過容色鮮新如藹若翡翠未有才力橫絕如掣鯨碧海者蓋力能掣鯨斯爲跨越數公矣數公只指庚信及四子趙注乃兼漢魏但上章雖有漢魏字而語意祇論庚與四子此章承上言之耳凡今指公同時人集注謂今之爲文者止得小巧是也趙注旣以數公中兼有漢魏及庚信四子而又云數公不過文采華麗則并抹煞漢魏矣公雖遠追風雅然方以庚信爲老健縱橫四子爲龍文虎脊豈忽以藹若翡翠此擬數公若兼議漢魏更不合語脈矣其五不薄今人云



云言我並未薄今人愛古人亦有清詞麗句亦必與爲鄰矣我所以竊攀屈宋請宜與之並駕者恐但學虞信四子未免步齊梁之後塵耳仇注以古人爲屈宋是寬而乃云今人愛古取其清詞麗句而必與爲鄰我亦豈敢薄之但恐志大才庸意欲仰攀屈宋終作齊梁後塵夫今人能愛屈宋必方欣服之至又何不薄之可言且愛屈宋而但取其清麗何名志大而取屈宋之清麗何至遂爲齊梁後塵耶又趙注云公竊攀屈宋宜與之並駕矣恐與字如女與回也之與言恐共齊梁之人皆作

屈宋後塵意謂學屈宋而不至恐共齊梁人爲其後塵夫學屈宋而不至亦不失爲漢魏何至遂同齊梁且齊梁文人才美學富誠未易及公所以切戒今人之嗤點然究不脫輕艷習氣非能步屈宋後塵者公豈作是妄語乎其未及前賢云云言今人斷不及前賢然各有淵源豈相祖述復以何者爲先乎此正不必限以時代宗派也但須區別裁汰浮僞之體而親近風雅則古今多師莫非汝師矣杜臆乃云今人未及前賢以其遞相祖述愈趨愈下無能爲之先者語意不明總而論之前



五章警戒後生不可輕視庚玉數空蓋其文體雖不及  
漢魏之高古然非才美學富莫之能爲則亦終歸於身  
名俱滅而後世之高心空腹者可以返而從事讀書矣  
後三章則公不欲以數公自限而超然出羣由漢魏屈  
宋以幾於風雅亦卽以勉勵後生蓋數公文勝於質不  
免意爲詞累必其尋源風雅然後足以通諷諭而盡忠  
孝明乎得失之迹此詩文之極致所以有裨於世道大  
心也公指點到此後世之誇多鬪靡者可以進而深求  
古義矣

木  
玉華宮

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宮爲唐太宗作豈  
得云不知何王趙注謂太宗勞人費財於營建廢時逸  
豫於離宮故詩人諱之因引徐賢妃諫興翠微玉華宮  
語爲證炳案賢妃之諫因當時土木頻煩陳此讜論耳  
然據唐書會要玉華制度卑陋正殿覆瓦餘葺以茅旣  
不甚勞費而元和郡縣志載永徽三年有詔廢宮爲寺  
迄乎杜公作詩時又百餘年陰房鬼火壞道哀湍荒頽  
已極猶必追諱其區區興作乎宋注云余意玉華宮久



廢爲寺與九城之置宮居守者不同故人者不知爲何王之殿非公眞珠其蹟此說得之蓋九成玉華二詩雖同時所作而九成本情之仁壽宮貞觀間修以避暑故詩有殷鑒不遠之意玉華一篇則全是感傷人代短促俛仰之間已爲陳跡難以開國遺構而荒涼廢殿或有不知爲何王者至於美人之久化石馬之廟存更無論已然所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亦殊難曉夫粉黛曰假似謂殉葬之木俑美人當時生人夢弼以爲木俑况字如何解而石馬又墓前物也玉華並無唐

家陵寢何以云然千家注載梅聖俞一說云玉華宮近有晉苻堅墓前有溪曰醜醜夢弼因謂公意蓋傷苻堅安在美人已化爲黃土云云但堅身縊國亡姚萇雖謬加謚法未必更隆葬禮有木俑石馬之類也趙注謂有隨輦而死葬者惟公相去之近能知之則指爲太宗宮人然詩意似指帝王陵寢非宮人葬處也

宋淵橫參蓋非謂參星也豈可以此論此詩乎此句甚難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江樓詩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謂參星也九家集注引曹子建參橫斗沒以爲夜深



之候是矣朱注乃引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語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炳案參與三字同此言十分中有二三分醉索隱語可證非謂參星也豈可以解杜詩乎仇滄柱張邇可注襲用之大誤

翻葦麗春藥皆卦公賦去之改韻賦之誤能爲大宗宮

江頭五詠有麗春舊注頗略朱注引圖經本草麗春草一名仙女蒿又引格物論麗春罌粟別種也一云長春花炳案證類本草草類有麗春載圖經說草出檀嶠山在高密界河南淮陽郡潁川及譙郡汝南郡等並呼爲

龍羊草河北近山鄴郡汲郡名叢蘭艾土黨紫團山亦有名定參草亦名仙女蒿今所在有之療黃疸瘡黃三月采花陰乾根亦可療黃疸而罌子粟別在米穀部有象穀米囊御米諸名其米主治丹石發動風氣邪熱反胃痰滯其殼主治瀉痢遺精久欬等證是一名仙女蒿之麗春與罌粟全非一類格物論以麗春爲罌粟別種者當指虞美人而言此花亦名麗春形類罌粟而更嬌弱非仙女蒿也朱注連引圖經格物論混矣又詩云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此貴重却怕有人知則所



杜詩到言  
詠者當是罌粟此花移栽輒死異於羣芳故公云然虞  
美人亦其同類則罌粟或亦有麗春之名故題作麗春  
耳李東璧云江東人呼罌粟千葉者爲麗春花而更被  
色未填采全非一賦於此論以罌春爲罌粟似  
觀薛少保書畫壁云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趙注謂  
填字卽寘字字書云塞也又訓久今云色未填則色未  
昏滅之意未詳所出豈言其色未久而尙如新耶云云  
炳案此詩通首用先仙韻大雅桑柔倉兄填兮毛傳填  
久也釋文填音塵是訓久之填當讀塵不得與先仙爲

韻則公詩只可作湮沒解而音讀如田然幽風東山烝  
在桑野毛傳烝寘也鄭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也釋文  
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陳完奔齊以國  
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據此則公詩填  
字讀田而訓久未爲無出

補添船可掘

破船云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又故者或可掘新者  
亦易求蓋言破船雖埋沒泥沙或可掘而起之新船亦  
易購買耳朱注乃云掘穿也幽明錄陽羨小吏吳龕乘



掘頭船過溪案掘既訓穿則所謂掘頭船者船脣有洞  
泊則植篙其中深入水底可不用纜今溪河往往有之  
仇注云船去頭尾者江南謂之掘頭船竊恐未然但公  
詩祇言可掘何以知爲掘頭而舊船可穿其脣亦不成  
文義也而隋人未爲無山  
公曰吹毳其韻之田是古田吹毳二字見四分律釋  
陪李金吾花下飲見輕吹鳥毳吹毳二字見四分律釋  
元應音義云毳充芮反毳音充  
賈何階何階音階  
幽風東山蒸

夜聽許十一誦詩云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  
方便謬引爲匹敵言已於禪理未能解脫有何階梯得  
子方便接引乎齊王融懺悔三業門頌曰不勤一至何  
階四禪莊杜所本趙注引魏應德璉詩伸眉路何階梁  
張纘離別賦瞻郢路而何階案德璉名瑒詩爲待五官  
中郎將建章臺作仇注引作應璩詩誤矣又南齊書始  
安王遙光傳天路何階謝朓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啟  
變理之義何階王融策秀才文斯路何階梁簡文爲王  
規拜吳郡太守章製錦何階徐陵與楊僕射書何階耳



且蓋自魏已來習用之何謂斜翅與獸對換書何謂耳  
雲逐風習王鳩策表七文淇澗何謂梁簡文為王

秦州雜詩雲逐渡溪風句法本陳陰鏗開善寺詩花逐

下山風仇注引鏗詩作山逐下溪風於義不妥此誤本也本言風逐下山花風

逐渡溪雲却說花逐雲逐此以側衰見巧也劉辰翁乃

云可言雲逐風不可言風逐雲詩本不須如此評以論

兒童到此語殊所不解對對三業門於日不憚一至何

大對瑪瑙盤西施言与沈顯既未始報與何謂

曹將軍畫馬引內府殷紅瑪瑙盤朱注引唐書裴行儉

傳平都支遮旬獲瑪瑙盤廣二尺是已本或作盤語亦

典雅江總有瑪瑙盤賦據云臻自西國

無行亂眼多

舟前小鵝兒云無行亂眼多言鵝亂人眼也仇注引庾

信詩雲光偏亂眼案信詩為答賜酒鵝而作然通篇只

說寒天得酒全不及鵝所云亂眼謂雲不謂鵝也摘亂

眼字以證杜詩固無不可但庾題適有鵝字仇取以解

杜豈誤會庾詩雲光句是說鵝耶又杜第二句對酒愛

新鵝朱本刻作愛鵝黃仇以為不協歌韻固已然此寫



手之誤豈有長孺而不知韻耶不對於韻固已然此寫  
林豈信使與情靈光回景獨賦取之於二句地斷變  
將通吳楚雷別章使君云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趙  
注引玉臺新詠所載西曲歌有客數寄書無客心相憶  
案此乃釋寶月西曲歌之估客樂詞也今傳本作有信  
數寄書無信心相憶俱非客字丹鉛錄引古樂府亦與  
今傳本同謂古以使者爲信考證甚博茲不具述此外  
信字之見於右軍書者如章草帖勿勿當付良信雲子  
帖十四日疏昨信未即取遣丹陽帖云自有書不附此

信徐舍人帖故遣信洽徐舍人書先生帖此書因謝常  
侍信遷移松帖僕信還秦州將去月十一日告甚慰知  
定帖不審定句何日當北遇信復白遠嘉興帖今有書  
想足下有音信別告具之間慰帖信既乏劣又書勿勿  
未得遣信又信反得去月七日書又此信尋知足下有  
書可道此類皆謂使人也又宋書傅亮傳遣信報徐羨  
之南史何承天傳信命相望於道梁武帝孝思賦序家  
無指信頻煩信命責西豐侯詔遣信慰問簡文帝春宵  
綵牋徒自襲無信往雲中而杜寄高岑詩有云書成無



信將並以信爲使之證乎家本作無使將義則書也無  
無許知禁無良命責西豐對韻數計慈同論文海卷四  
課伐木序山有虎知禁詩云不示知禁情豈惟平戈哭  
謂知所禁防卽藩牆是也知禁字亦有本梁武帝徐贖  
罪之科詔有云遐邇知禁序又云爲與虎近混淪乎無  
良賓客憂害馬之徒可默息已語與僻難解仇注云言  
此地近虎并有無良者混雜其間致旅客負害馬之憂  
得有存活便爲幸自相公鎮此可以默銷矣詩云蕭蕭  
理體淨蜂蠶不敢毒卽此意也炳案此序及詩反覆只

說虎害未及民俗之險惡恐無良仍謂虎耳郭璞山經  
圖議孟極似豹或倚無良是無良亦可說默矣所云害  
馬之徒蓋以莊子之害馬比虎之害人可默息已者猶  
言可爲屏息卽畏虎不得語之意非惡人猛虎之害可  
以默銷也詩雖贊美相公而序中並無一語及之何得  
忽以默息爲銷害指作政化乎蜂蠶不敢毒固是美其  
政化然非序中默息之義也皆可贊謝謝山賦

果栽

公有詣徐卿覓果栽詩案王右軍帖云知須果栽便可



遺取請斜興食果殊精案王本軍帥云咬齋果殊更何  
草木長

述懷今夏草木長長字乘上皆可讀陶淵明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歸園田居道狹草木長讀亦知之是美其  
以想兵革自久遠三句公而事中立無一語及之何野  
大衡州詩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趙注云言兵革雖  
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而興起其衰謝自看帝王之舉耳  
讀杜心解則云言人久習於兵事亦當觀夫國運二說  
恐非是詩謂兵革自古有之勝則興敗則衰歷代帝王

事跡可見故下云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此以漢比  
唐也言唐家聲靈尚盛未是衰時何以寇盜猖狂乃爾  
乎語意明甚且上二句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蕩兵篇云  
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  
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疑杜正本此亦  
帝云短衿半衣短衿是短衿是短衿是短衿是短衿是  
鸚鵡詩翠衿渾短盡衿言短亦有所本顏延之白鸚鵡  
賦服瓊翻於短衿朱注此詩似鑿括補衡賦語云云全  
是趙注蓋朱引之而偶遺趙云字耳  
煥與甘菊是趙注蓋朱引之而偶遺趙云字耳



歎庭前甘菊花詩卽陶宏景所謂吳下唯甘菊一種可  
食者以其味甘故耳今處處有之師注乃云甘谷名漢  
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藥案漢武  
帝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後魏太武  
以張掖爲軍廢帝三年始改置甘州其涼瓜沙三州亦  
非漢武所置沙州卽左傳瓜州然只是地名非當時已立州也而悉以爲漢武  
其誤一元和郡縣志甘州因州東甘峻山爲名或言地  
多甘草而謂州有甘谷產菊以釋杜詩似州因谷產甘  
菊得名者其誤二風俗通南陽鄧縣有甘谷谷水甘美

其山有夫菊而移之甘州其誤三惠氏林云因風而懸  
上品夏殷褒妲凡下天

北征詩不聞夏殷褒中自誅褒妲且知錄云不言周不  
言妹喜此古入互言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  
矣案此謂後人文法必云不聞殷周褒中自誅褒妲或  
云不聞夏殷褒中自誅妹妲耳然此不待八股興而後  
無解仄宋胡仔已云褒妲周幽王后也夏字疑悞當作  
商周歐陽文忠博學曰旺此語以既具澹思博因谷  
春宵因風想玉珂歐陽文忠博學曰本車既具勝可以



春宿左省詩因風想玉珂夢弼云本草珂貝類可以爲馬飾通俗文馬勒飾曰珂此謂以珂貝飾馬勒因名馬勒爲珂也本草綱目則云珂馬勒飾此貝似之故名此謂貝似馬勒之珂因名貝爲珂也二說皆可通師注又以爲尊者所鳴之珂而不言所鳴何物由今考之尊者所鳴仍是馬勒之珂耳唐書車服志導從皆以騎以騎則有勒可知又志載車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六品以下去通憶及珂車必駕馬則有勒亦可知亦謂馬勒飾也但古人每稱鳴珂杜云因風而想

亦畜其聲而貝非能鳴之物此蓋勒止列有金鈴如古馬額之錫馬口之鐙左傳所謂昭其聲者古人乘車錫馬在軀服後世有車有騎鳴珂在馬勒勒者所以絡馬頭額與口俱在其內矣又案玉篇珂石次玉也亦碼碼紫白如雪者則玉珂或亦以玉碼碼爲之然其白如玉亦可名玉珂名義考云貝骨白謂之白玉珂非眞玉是也天爲鍾林學士亦謂云三選貝類齊直入其出聲也

鍾林詞五續燕與西風重瀛文遊門東向白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詔從三殿去夢弼云南部



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五面亦以三殿爲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入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又職或說三殿謂蓬萊拾翠紫微炳如諸書所引實錄及兩京記考之蓬萊殿在紫宸殿北拾翠殿在麟德殿東北紫微殿在顯道門內使者資詔豈迂迴其途通歷正新而後去哉或說非是自應以麟德三殿當之且唐世於三殿召對賜宴史不絕書亦必非其對而亟移臣新地收樂

天早朝賀雪有候對三殿裏之句而公祖審言有蓬萊三殿侍宴五言詩三殿而冠以蓬萊者入元武門爲蓬萊殿乃正中之後殿而麟德金鑾拾翠等皆在其內乃便殿耳蓬萊三殿統屬之詞也猶言蓬萊宮之三殿矣

### 麝香

山寺詩麝香眠石竹謂似麝之麝耳夢弼載或說以爲鹿失之矣其前說云麝香小鳥籠蜀人謂之麝香鵝案鵝卽伯鵝亦卽伯勞不聞有麝香之號未詳所本

兩當兩當縣志字音麝香各卷參詳于案案在兩當縣



兩當縣吳待御宅詩說縣名者多端千家集注歐陽公曰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此未說也圖經謂古老相傳嘉陵江與朱泚水相會於縣界故名此又一說也黃鶴據趙清獻公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兩當縣廣鄉驛詩注引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均故名此又誤說也趙詩注圖經之說最為無理兩當縣後魏時置而清獻趙宋人也自蜀都還津梁至兩當為半路不知後魏置縣時何取於梁蜀之半路而錫此名也歐公之說亦未知所本其圖經謂江沮相會故名者差近之

而亦有未盡何也水經注西漢水至槃頭郡南與濁水合東南行與河池水合又東南行即有兩當水注之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地又西南行南入東益州之廣業郡界始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谿然則水自大散發源流入河已名兩當水又入故道川至廣業與沮合乃名兩當谿縣之得名總以兩當當水不必由於下流之谿也元和郡縣志云後魏置固道郡領兩當廣鄉二縣因縣界兩當水為名語最圓渾又載或說縣西界有兩山相當因取為名果



爾山名何以不傳恐未確耳父案舊唐書謂晉置兩當  
 縣考晉書地理志武都郡統縣五下辨河池沮武都故  
 道而無兩當元和志亦不言晉置縣出宋味陳志云  
 水又西戎通北生殷業與此合又各兩當漢魏之際  
 諸將云見愁汗馬西戎通會閃宋旗北米殷殷或從關  
 豈以殷與通不對耶不知汗作活字用與通為當句對  
 朱與殷亦為當句對也從關則不成文義矣不必以公  
 父名兩當避為辨水合父東南汗作兩當水對之  
 而水龍從盡可也水餘在西與水至樂應縣南與國水

王兵馬使角鷹云悲臺蕭瑟石龍從哀壑杙枒浩呼洶  
 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千家集注鄭讀龍  
 從皆平聲非也二字雖可讀平但此乃首四句從與洶  
 動為韻三字皆上聲耳若謂洶亦有平聲與從為韻則  
 第四句動字竟無與為韻耶

早知乘四載

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仇注謂禹乘四載以  
 治水向時早已知之今親至三巴而見其疏鑿遺蹟是  
 也千家集注補遺載劉光庭述須溪說早知言其氣力



盛壯之時也意謂禹壯時早知治水之法不成文義  
 往在篇侍祠惡先露劉須溪云媿死者也案此謂先朝  
 露而死耳趙注亦云預事者為榮有合侍祠而不幸所  
 以慙惡史有先朝露以言不幸也但臣下不幸遽死不  
 獲侍祠在死者既無所謂慙公豈代為慙耶又豈公自  
 慙於死者耶王原叔謂齋廊未備猶惡露露先字亦費  
 解朱長孺謂新進小臣得與侍祠之列故以先蒙恩露  
 為慙但先蒙恩澤何得謂之先露張適可會粹又謂因

朝廷祠祀而亦切先人雨露之恩此更少理夫感念先  
 人於春露秋霜之際豈得名為先露乎惟仇注以先露  
 為先路之訛最為得之然仇有二義一據郊特牲先路  
 三就指為祭宗廟之路車但侍祠而慙其君之車亦覺  
 無理一據離騷來吾導夫先路舞鶴賦翔翥先路仇引  
翔今據文選并公詩起草鳴先路謂乃前導之義其說  
及鮑集改致確而惜未申明之案唐六典注補闕拾遺掌供奉諷  
 諫扈從乘輿公為拾遺則奉引正其職掌故公奉酬嚴  
 公寄野亭之作云奉引濫騎沙苑馬寄賈嚴兩閣老云



此時需奉引所謂先路矣太和東舒元褒言遺補雖卑  
待臣也公以職叨近侍故謙言忍耳

廷新向時禮數隔二句

八哀張九齡篇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公自謂平生

與張名位禮數尊卑懸隔不敢以已之制作上請是正

也知非請張制作者上文具稱張朱注引任昉哭范僕

射詩平生禮數絕極是趙注乃云九齡之死帝眷已衰

難以所制作上請於朝此誤以向時禮數隔為九齡生

平朝廷恩禮死後隔絕故難以其制作上請於朝為之

表章其說非是

行最能

最能行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言二灘之

險舟人行之最擅能事也本或作歸州長年與最能宋

景文筆記云蜀人謂柁師為長年三老劉須溪據與字

謂最能亦水手之稱是分長年最能為二似乎太泥案

詩義蓋長年亦名最能而勿當從行不當從與若從與

則二句猶言水勢險惡柁師與水手不成文義矣從行

字則最能只作虛字用然惟其最能行舟因即以名其



天公直以此句自釋其題也其景謂亦因暗以各其  
以二休翻鹽井橫黃金淋瀝與水毛不似文雖矣並行  
灑灑詩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趙注云此  
言販鹽惡少不顧危去而欲行舟必沉溺充鹽於水其  
橫費黃金也又云翻鹽井者翻出其物而他往也案趙  
前說以翻爲沉溺後說以翻爲出其鹽而外販義既兩  
歧且翻鹽於水何得云翻鹽井耶朱仇本橫皆從擲而  
翻字亦主沉溺翻鹽之意然仇又以翻爲翻飛舟行之  
疾擲爲換也賭錢也亦自相矛盾案詩意戒販鹽惡少

休翻弄鹽井之利冒險販賣取多金而作強橫耳又橫  
費黃金亦無但云橫黃金之理公有驅豎子摘蒼耳詩  
云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此則橫費之義仇云擲換  
也謂以鹽換金然字書無此訓容人軍限又翻釋然則  
星月

江邊星月詩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星月分句甚明  
須溪云種謂星注引白榆糝但賦雜他語如何見是星  
月子美詩每有此炳案旣知種謂星則注引古詩天上  
何所有歷歷種白榆爲不繆豈糝止脫不字耶且題是



江邊星羽開華良有江月江星效而云如何見得是星  
月何耶特與首此疏案藉賦蘇晴星限卦辰古精天土  
國容者衣冠揖遜之容也鮑昭尺蠖賦軍籌募其權國  
容擬其變王儉公府長史朝服議軍國異容梁武帝責  
賀琛勅國容戎備何者宜省其義並同半與謝其又蘇  
不天軍軍容入國則民德篤國容入軍則民德弱然則  
國容者衣冠揖遜之容也鮑昭尺蠖賦軍籌募其權國  
容擬其變王儉公府長史朝服議軍國異容梁武帝責  
賀琛勅國容戎備何者宜省其義並同半與謝其又蘇

之四星七星在北戶世謂之牽牛自魏以來天文志皆以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云七星在北戶仇注引史記天官  
書北斗七星是也朱補注載潘耕說天官書七星頭爲  
員官主急事本南方之宿而今在北戶蓋季秋之月昏  
虛中則七星在北云云炳案此以七星爲南方朱烏七  
宿之一大誤學者無論季秋昏虛中乃月令所紀至唐  
已差十餘度不應據以爲說且虛爲北方元武七宿之  
一唐測虛距北極百二度七星亦距北極九十三度半  
皆赤道南之星若以長安計之

即唐西京今陝西省城北極出地



三未去度七星在天頂南三十天所載  
 至北角即北極最低之處如廣東出地三十三度未北  
 星亦在天頂南三十度直至南極出地三度半以上  
 七星乃能在北耳况季秋昏虛在南地平止則此星在  
 北地平下何從得見乎斷指北建七星無疑也未見  
 員宮牽牛織女南式之宿而今式北式蓋季秋之氏  
 牽牛織女詩彙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宋補注載潘鴻  
 說引天歌牛主直建三河鼓潘誤作  
 女而云河鼓三星世謂之牽牛自漢以來天文志皆以

牽牛即牛宿而謂河鼓在牽牛北若牽牛是六星之牛  
 宿則當配以四星之女宿矣織女固非女宿牽牛亦非  
 牛宿也炳矣以上潘說似是而實非夫謂俗傳織女期  
 會之牽牛乃河鼓而非牛宿語固不謬至何鼓之一名  
 牽牛本於爾雅釋天釋天作何鼓天非世俗稱謂也牛  
 宿之亦名牽牛本於爾雅星紀斗牽牛又月令昏旦中  
 星有牽牛非史志杜撰也知牛宿之亦名牽牛則何鼓  
 在牽牛北之說亦不誣矣史志牽牛本指南斗後婺女  
 前之六星非指三星之河鼓潘誤會志義而又忘却爾



雅月命之文故反以志為誤耳又謂若牽牛是牛宿則當配以女宿說亦非是夫以二十八舍之牛女言之則牽牛婺女也以俗傳七夕期會之牛女言之則河鼓織女也不知潘所謂配者次舍耶期會耶又氏合魯旦中平天棘蔓青絲天棘蔓青絲天棘蔓青絲天棘蔓青絲已上人茅齋云天棘蔓青絲蔡夢弼杜田據抱朴子博物志天門冬一名顛棘云即天棘是也又本草乃專門之學其說亦並同爾雅蔕藤蔓冬即門冬髦顛棘分為二物朱注以為錯簡者得之然天棘何以名顛棘杜以為

方言蔡以為顛天聲相近炳案釋名云天豫司禿莫以舌廣言之天顛也在上高顛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然則方言或呼天為顛坦非顛也惟說文云天顛也至高無上此天顛通呼之證特未知許氏或亦舉方言或但以聲訖義耳

水府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寄詩云徐關深水府仇注引晉木元虛海賦水府之內極深之庭然木賦又本魏劉劭趙都賦天浪水府百川是鍾李善注引劉賦鍾



作理案取交云包絡坤維連薄夫蒙則字宜作鍾鍾形  
近理而誤也此水府者說海宋鮑明遠河清頌亦有水  
府清清之句故杜叙黃河泛溢稱爲水府又或偶同之  
耳謝朓祀敬亭山詩水府衆靈出杜遊何將軍山林亦  
云石林蟠水府蓋府者聚也水所聚則可名水府不必  
定是河海高無土此天顛賦之鍾未映有九海亦  
且口號公與大言矣判天欲歸世表顯出鍾文三  
承聞河北諸節度入朝口號十一二首吳曾漫錄謂郭思  
詩話以口號始此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因

引梁簡文和新渝侯巡城口號云不始於杜炳案宋鮑  
昭已有還都口號五言詩并不始於簡文也

### 盍簪

杜位宅守歲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簪對炬則簪  
爲實字古人所以約髮者易豫九四朋盍簪王弼注盍  
合也簪疾也猗覺寮雜記據此謂子美以簪爲冠簪案  
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當以弼言爲正炳案侯果易說朋  
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杜正用其義簪說文作先  
云首笄也以簪爲俗字雖不引易文亦足見古者非無



先字蓋古文易字作先其訓則筭也釋文云古文作貳  
京作措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云戠叢合也蓋別本字  
異則其訓亦從而異王弼本既作簪奈何訓爲疾釋古  
經宜用古訓簪之爲疾爾雅家未之前聞子夏傳簪疾  
也書本僞託鄭注云速也恐鄭所據之本乃別一字非  
簪耳

三鱸

夔府詠懷云勅厨惟一味求飽或三鱸此公誤讀鱸爲  
平聲也字有二聲讀平者音連與鮪並稱乃黃魚也讀

上者音善俗作鱸似蛇魚也後漢書楊震傳有冠雀銜  
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  
之象也爲俗鱸魚甚明故注鱸音善又引韓子鱸似蛇  
注又云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語意若預恐後  
人誤認爲黃魚者黃魚大至數百斤小亦十數斤冠雀  
雖大鳥傳注云冠音貫卽鸛雀斷無銜飛之理蛇鱸極長數尺短  
或數寸鸛銜於理可信而黃魚色青黑與卿大夫服色  
亦不類惟蛇鱸黃地黑文爲象之耳此注極其詳明杜  
公既誤讀爲平注者遂以爲鱸鮪之鱸誤亦甚矣傳注



又謂續漢及謝承書鱣皆作鱣古字通不誤也而吳曾  
 據震碑貽我三魚之文謂稱鱣稱鱣皆未必得其真何  
 耶又鱣鮪之鱣說文以為鯉語固謬鱣平云魚名坡可  
 為鼓从魚單聲常演切亦非是皮可為鼓之鱣與鼉字  
 同當音唐何切非常演切常演切者蛇鱣也  
 出文天寶魚是皆不數三只黃世黑文語意若野野  
 人得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西清詩話載都人劉  
 克取架中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古書也歲後八日二日  
 為雞三日為狗四日為豕五日為羊六日為牛七日為  
 馬

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有陰則災  
 少陵意謂天寶離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  
 意耶趙次公駁之謂公詩在大歷三年自天寶十四載  
 祿山之亂抵此凡十三次見春矣豈有歲歲正月不晴  
 八日應作者乎洪興祖引東方占書同亦有天寶之亂  
 人物俱災之說周必大二老堂詩話駁之謂子美詩紀  
 實耳信如洪說穀為一歲之本何以略之趙周言是也  
 申涵光則用周義而不著所本而觀之對亦實用也  
 意內稱長短內對是豈然良荷望節賦去盡言



本言詩言  
五十四  
端午日賜衣詩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趙注云蓋言  
天子意內稱量羣臣身材長短而賜之使有實用所以  
終身荷聖情也如趙義則稱字作平聲讀別本作恰稱  
身長短則稱讀去聲句義尤爲明白而身字犯複未知  
孰是案公此語亦自有本南齊書張融傳太祖手詔賜  
融衣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則古真有其事  
矣

孤鴈相失

濃鳥相失此答南平王賚朱櫻詩所謂鳥非鴈也趙注  
引帝隴坻鴈初飛詩霧暗早相失切鴈矣而非孤也案  
帝又有夜望單飛鴈詩云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  
本獨飛此相失字真杜公所本矣公卽未必有心用之  
然帝詩三稱相失惟用之單飛鴈爲合情景耳又吳均  
有逶迤搖白團帝怨詩亦云秋風與白團江總有交枝  
落幔陰帝晚日後堂亦云幔陰通碧砌而杜餞裴二白  
團爲我破寄佐還山後交橫幔落坡亦皆用其語意



...

...

...

...

...

...

...

...

...

...